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

中华民族精神通俗读本系列（第二册）/郑师渠 主编

交融

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

◎ 汪高鑫 张荣强 胡秋银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

中华民族精神通俗读本系列（第二册）/郑师渠 主编

交 融

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

◎ 汪高鑫 张荣强 胡秋银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交融: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/ 汪高鑫, 张荣强, 胡秋银著. —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12 (2016.3重印)

(中华民族精神通俗读本系列/郑师渠主编)

ISBN 978-7-218-10680-9

I. ①交… II. ①汪… ②张… ③胡… III. ①中华民族—民族精神—研究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IV. ①C955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3385号

JIAORONG:WEI JIN NANBEI CHAO SUI TANG SHI QI DE ZHONGHUA MINZU JINGSHEN

交融—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

汪高鑫 张荣强 胡秋银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曾莹

责任编辑:曾玉寒

特约编辑:李新慧

装帧设计:揽月塘艺术工作室

插图:逸荷

排版:莫严坚

责任技编: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510102)

电话:(020)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(020)83780199

网址:<http://www.gdpsh.com>

印刷: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:5 插页:1 字数:100千

版次:2015年12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:(020)83795240 83791487

目录

第一章

从魏晋风度到唐人风采/1

第二章

从三教并重到理性精神的崛起/22

第三章

以民为本精神的新发展/38

第四章

《徙戎论》与夷夏之辨/46

第五章

隋唐族源与“华夷一家”的民族观念/57

第六章

正统之争与民族一统意识的加强/69

第七章

重史精神与民族忧患意识/81

第八章

“征诸人事，将施有政”的经世情结/94

第九章

南北互通与中外交流/106

第十章

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/120

第十一章

盛唐气象：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/126

后记/137

第一章 从魏晋风度到唐人风采

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。四百年里，自然灾害不断，政权更迭频繁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民不聊生。这也是继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。“天人感应”神学思想崩溃，原有的价值观念、道德标准受到质疑，从而出现“尸异议，人殊论，论无常检，事无定价”的现象。士人逐渐摆脱经学束缚，将目光转向对个人独立意识和个体价值的思考。东汉后期，汉廷发动两次党锢之祸，一批正直士人受到迫害，导致士人与大一统政权疏离，激发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。如何在短暂的生命瞬间，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，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。

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在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文中所云：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有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旧的权威思想已然崩溃，新的权威思想尚未建构起来，作为文化精英的士人展现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

精神风貌。这就是魏晋风度。

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、个性特征、价值取向、人格追求、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。其核心是人的觉醒。追求个性解放、个体精神自由，展现真实的自我，充分自信，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感情，拥有强烈的生命意识，尽情享受生活，等等，都是魏晋风度的表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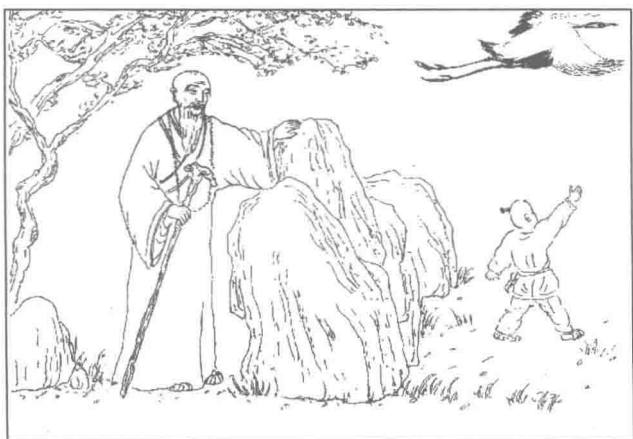
魏晋人崇尚个性主义，解脱了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，在政治上表现为曹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，在行为上表现为自信和对他人风神容止的欣赏。曹操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，宣称一个人即使德行有缺，只要有“治国用兵之术”，均可做官。他并非出身于世家大族，绝不固守礼教。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直陈胸臆，决不隐讳遮掩。作为建安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，曹操的通脱无疑带动着世风和士风的变迁。

个性张扬、充分自信是觉醒了的士人的共性。汉末祢衡宣称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”，其余碌碌之辈，不值一提。他誉孔融“仲尼不死”，孔

融赞他“颜回复生”。这种大胆的言论正是充分自信的表现。魏晋士人认识到个体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尊重他人个性之美及其价值，但绝不看轻自己。桓温与殷浩少时齐名，二人常有竞争之心。桓温常常瞧不起殷浩，曾问他：“卿何如我？”殷浩答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！”这是对自我的充分肯定。

立名是使生命不朽的方式之一。汉末，名声具有独立的价值，是对个体品性才能的肯定。为表现自己的独特存在，魏晋人尽情地展现本性，以追求盛名。东晋张凭在刘惔与王濛等名士的清谈雅集上一语惊人，以至刘惔对他刮目相看，从而声名鹊起。桓温不甘平庸，慨叹：“既不能流芳后世，不足复遗臭万载邪？”足见他对名的重视。这一时期的士人多才多艺，是基于对个体才性的充分发掘。

这种自我意识，还表现为尊重人格的独立和身心的自由，具有超脱的胸襟。东晋高僧支道林好鹤。因怕鹤飞走，他剪断鹤的翅膀，却发现鹤“反顾翅垂头”，“如有懊丧意”。等鹤翅长成，他任



东晋高僧支道林好鹤。因怕鹤飞走，他剪断鹤的翅膀，却发现鹤“反顾翅垂头”，“如有懊丧意”。等鹤翅长成，他任鹤飞走。正因支道林内心崇尚自由，他才能体会到鹤的懊丧之意，并放鹤回归自然。

鹤飞走。正因支道林内心崇尚自由，他才能体会到鹤的懊丧之意，并放鹤回归自然。

汉代儒学成为做官的敲门砖，统治者利用儒术，因名设教，反而束缚个性的发展。一些士人有鉴于礼教日益虚伪化，分别从理论上和行为上反对礼教。曹魏正始年间，玄学家们曾讨论情的价值、圣人是否有情。何晏提出：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。王弼却认为圣人和常人一样有情，却能不为情所累。此说将人从礼教中解放出来，肯定情感的合理性。嵇康“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”，阮籍说“礼岂为我设邪”，以及名士间盛行的任诞之风，正是对虚伪礼教的反抗和对情的大力倡导。

重情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之一。魏晋人淋漓酣畅地表达情感。王戎说：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。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翻开《世说·伤逝》篇，我们不难感受到魏晋人无处不在至真至深的情。它弥漫于亲人、朋友、夫妻之间，纯任自然。

魏晋人的深情还表现在对自然的欣赏。简文帝游华林园，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”。他们在自然

中体味宇宙、人生之理，追寻与道合一、超脱自由的境界。如陶渊明《饮酒》第五首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出“真意”，感悟宇宙生生不息的流衍，必须以超俗的心灵深入自然之境。

不仅如此，魏晋人还有着对宇宙人生深刻的体验和至深的无名的哀感。阮籍常任车行到无路可走的地方，然后痛苦而返。王廙登上茅山而恸哭，感叹：“琅琊王伯舆，终当为情死！”桓温乃雄武之人，见多年前所种柳树已粗壮，慨叹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”“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”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，至今读来仍引起我们强烈的生命共鸣。

魏晋人的个体意识还表现在文艺的创作和欣赏中。鲁迅说曹丕的时代是一个文的自觉的时代，意指魏晋时文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。曹丕深知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足以令人留名。文学创作不再是载道工具或服务于政治，而是表达生



陶渊明《饮酒》第五首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出“真意”，感悟宇宙生生不息的流衍，必须以超俗的心灵深入自然之境。

命感受、抒发个人情志的方式。

艺术是魏晋士人抒情达意的重要方式。最能表现士人追求自由、超脱的人生境界的艺术门类是音乐，其中琴最能表达士人的心志。嵇康在《声无哀乐论》中指出：音乐与政治教化无关，而是个人意兴情趣的表达方式。人琴合一是魏晋士人的代表性生存状态。嵇康临死前，从容弹奏《广陵散》；张翰弹琴以吊顾荣；王徽之弹琴以哀王献之……琴寄寓着士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对于自由超脱的境界的追求。

书法尤其是行草更是士人崇尚自由的个性才情的表现。行草纯系天机流于笔端，笔画间自有趣。只有自然潇洒、超迈自由的心灵才能创造出这样高超的艺术。王羲之《丧乱帖》体现了他内心悲痛难以自持的情态。

生命意识是魏晋人格和魏晋风度的起点。自《古诗十九首》以来，有关生命易逝的吟咏不绝如缕。雄豪如曹操，也感叹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。他们致力于增加生命的长

度和密度。因此，魏晋盛行服药、饮酒之风。嵇康提出养神比养形重要，否定外在的功名利禄、富贵荣华，倡导实现内心的冲淡平和，追求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。这一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同。魏晋人追求诗意的人生，文艺、审美性的人物品藻和清谈均是其表现。这种生命意识使得士人向宗教里寻求慰藉，佛教和道教因此被士人接受。

魏晋士人大多既有着追求自由人格、超越的生活态度，又不乏强烈的入世意识。谢安四十多岁出仕后位至宰相，东山之志不改。王羲之既有逸民之怀，又有强烈的经世情结。这是儒、道家思想结合形成儒道互补格局被士人付诸社会实践的反映。

至南朝，世家大族可凭借社会地位“平流进取，坐致公卿”，导致实际处世能力下降。相反，寒族因掌有实权而地位上升。这种局面随着隋的统一而转变。此后，为了扩大统治基础，唐朝实行科举取士，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。首先，一批庶族寒士登上了历史舞台，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新生力量。他们带着一往无前的蓬勃朝气，怀抱匡时



魏晋盛行服药、饮酒之风。嵇康提出养神比养形重要，否定外在的功名利禄、富贵荣华，倡导实现内心的冲淡平和，追求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。

济世的宏伟志向，歌唱社会人生、时代理想，使文化风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其次，唐以诗赋取士，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普及加速。

唐代包容宽松的社会环境、民族大融合的发展、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使得开放进取、自信乐观成为时代精神。唐代士人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，一方面积极追求功业，一方面尽情享乐世俗生活，在佛教与道教中寻求死亡恐惧的解脱。他们崇尚个性张扬与自由脱俗的精神，向往自然适意的人生境界。在盛唐士人身上，魏晋士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。唐人更直接地融入自然，致力于诗意地栖居。

时代的变化在文艺领域最为敏感、清晰。闻一多以“诗唐”概括唐代的文化特色。诗成为唐人抒发情志、展露才情与个性的重要方式。唐人在诗歌中塑造自我形象：周览天下、雄视古今、狂野自傲、鄙弃流俗。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自由个性的表征。

唐初，政局安定，经济繁荣，国力强大，反映